

风 潮

## 传统春节服饰引发的思考



冯咨翔

□□ 本报实习记者 郑芊

春节将至,春节服饰准备好了吗?一身新衣是中国人迎接春节的传统习俗,寓意着万象更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都有这样的记忆:腊月里就开始盼着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一大清早大人小孩都穿着崭新、漂亮的衣服串门拜年,家家备着糖果、瓜子,为每一个登门拜年的亲朋好友送上美好祝福,这是过年最隆重的时刻。

## 一个年轻人对汉服的思考

如今,春节串门拜年的习俗逐渐淡去,但准备新衣依然是迎春节的重要事项。“穿一套什么衣服过年?”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是否考虑过穿一套传统汉服来庆祝?立锥地(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冯咨翔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应该有一套服饰能够代表我们的传统,起着维护民族凝聚力和信心的作用。”冯咨翔说。

冯咨翔对于汉服的思考起源于他在美国上学时期的一段经历,13岁就到美国上学的他第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一场派对,学校要求所有学生都着

正装出席。“当天,大多数学生穿着西服出席活动,那天有两个日本女孩,一个穿着淡粉色,一个穿着淡蓝色的和服惊艳到场,成为派对焦点,民族服饰在这样的正式场合被接纳并受到大家关注。”冯咨翔说。

在那一刻冯咨翔的心被触动,民族服饰这么美,中国的民族服饰有哪些?带着疑问,他查阅了国内关于民族服饰的大量历史资料。“我做了调查后,发现我们的服装体系里民族服饰的发展是停滞不前的,有些传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于是,我决定休学回国探寻汉服及民族服饰文化的根源,将汉服文化传承并发扬。”冯咨翔说。

冯咨翔用3年时间走遍了我国5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他身穿汉服,每到一处都与当地身着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朋友合影,并用摄像机记录下这些宝贵画面。

冯咨翔将拍摄的影像制作成微电影《云气入吾途》。2018年12月29日,第六届中国(咸阳)国际微电影展颁奖盛典上,《云气入吾途》获得了“十佳公益微电影”。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冯咨翔说:“希望通过个人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包括汉服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本土服饰之美,我想为之做更多的事情,我会一直探寻民族服饰更多的可能。”

2018年,冯咨翔成立了致力于传承汉服文化的立锥地(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汉服圈影响到了时尚圈

冯咨翔作为“00后”的代表关注汉服文化对于服饰圈来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谈到对于传统服饰的传承,其实国内服饰圈里早已有着一部分人在对传统服饰进行研究,参与的设计师及企业也在逐年增加。

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楚艳就致力于“中国传统服饰的传承、抢救与创新”方向的研究。楚艳创办了民族服饰品牌“楚和听香”,她曾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设计师大奖等诸多奖项。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及夫人的特色中式服装就是出自她的设计,因此,楚艳在时尚界成为东方美学的代言人。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国家宝藏》栏目中楚艳将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的国宝藏品“绢衣彩绘木俑”服饰再现,唐代汉服的风采一览无遗。当身着各式唐朝服饰的男女徐徐走来时,《国家宝藏》主持人张国立惊叹“我有种穿越的感觉。大唐的汉服精致怡美、雍容大气。唐人的自信从服饰上可以看出,西域的纹样、嵌入服饰的款式之中。”

古代大唐是时装之都,引领了国际时尚的潮流,通过对传统服饰的回溯,去找到那份非常高级的对美的品味。“知来处,明去处”是楚艳坚守传承之路所遵循的原则。楚艳说:“多年前就希望连通汉服圈和时尚圈两

个原本不往来的圈子,它们本是一个时空,传统和时尚应该是一体两面不分开。”

## 企业植根于民族服饰

楚艳秉持的汉服已经融入时尚圈的观点与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常务理事宋慰祖的观点不谋而合。宋慰祖认为,2018年是中国“时尚中国风”的元年,“中国风”设计已不再是唐装、汉服、刺绣等古典元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变成了适应全球时尚发展趋势的民族特色。

依文集团是国内知名的服装公司,在服装界经历了25年的沉淀,植根中国民族文化,坚持对散落各地的民族手工艺进行发现、整理、创新、应用,在保护民族服饰的同时,将传统服饰元素进行提炼,与时装相结合,推动民族服饰的传承与复兴。

宋慰祖对依文集团2018年10月26日的“草原绣梦·巾帼匠心”EVE CINA主题时装秀记忆犹新。“那是一次传统服装元素化、时尚化、生活化、产业化的创新应用,让古老文明及传统手工艺得以用最时尚的方式展现和传承。”宋慰祖说。

依文集团行政活动执行总监刘文玲带领的设计团队深入全国各地对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时尚、简约,依文的设计师们将传统的图案以及元素提取重组,运用现代的表达手法,重新定义民族



身着“绢衣彩绘木俑”服饰的模特再现大唐时尚风采

特色。让中国传统手工艺在时尚舞台复苏、绽放。”刘文玲说。

据了解,2017年3月27日,依文集团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共同打造2017依文主题发布,将流传千年的布依文化带上国际舞台。时装秀展示的42套服装,均以布依元素为主题,每一块布料都不是机器制造,而

是由册亨县的绣娘们手工制成,每一种纹样都不是批量化生产,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面孔和一段真实的故事。

“未来,依文集团的中国手工坊将继续挖掘各个地区传统民族服装服饰,以时尚的表达方式将各地区民族传统服饰传承和发扬,让未来读懂过去,让世界读懂中国。”刘文玲说。

观 潮

## 燕舞霓裳 逐梦中华

——2018MTI金色使者全球总决赛圆满落幕

□□ 林沁

夕阳无限好,老来依然美丽。“2018MTI金色使者全球总决赛”暨颁奖晚会1月22日在京圆满落幕,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20名选手,经过国家民族服装展示、才艺展示、晚礼服展示3个环节的激烈角逐,最终阿联酋55岁选手卡罗琳获得全球总决赛冠军,法国59岁选手埃莉莎和中国71岁选手韩彬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首届MTI金色使者全球总决赛以“美丽、健康、智慧、才学、善良、博爱”为评选标准,在展现女性魅力的同时,参赛选手化身健康使者,将积极美好的人生态度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为全球爱美的中老年女性提供充分表达自我、展示自我的机会。本次大赛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激烈竞争,最终来自20个国家的20位选手入围总决赛,年龄最大的71岁、最小的50岁。

本次大赛评委会主席、瑞中友

好协会会长、国际时尚设计师嘎洛表示,此次大赛旨在为世界各国中老年女性朋友搭建一个参与互动、相互学习的高品位文化展示平台,让她们在感受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分享精彩人生的同时,促进国际间文化的友好交流与合作。瑞中友好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瑞典与中国两国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先后举办过“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艺术展”“瑞典中国影视戏剧论坛”等活动。

中国侨联海外顾问、美国著名爱国侨胞领袖、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张素久不但作为本次大赛评委成员出席了颁奖晚会,而且还获得了本次大赛最具影响力奖。该奖杯由嘎洛设计,景德镇知名陶瓷艺术家郭文连制作,造型为一古典美人身着中国传统的“年年有余”汉服,胸前为象征着吉祥、安康、福祿双全的葫芦装饰,代表了“美丽、优雅、和平、奉献”精神,充分表达了本次大赛的核心宗旨,为2019年世界和平书写了崭新的篇章。



各国参赛选手参观故宫

品 味

## 民歌,可以重新成为时尚吗?

□□ 杨晓华

近日,山西省政协委员、音乐家王京荣关于民歌传承的系列观点引起了媒体的争论,这种争论耐人寻味。我们应该更深刻地思考一个问题:受到现代生活猛烈冲击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文化遗产的民歌,还可以有血肉地重新进入多数人的感性世界吗?民歌可以成为一种青春、主流、时尚的生活元素吗?

坦率地说,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民歌一直是时尚。“歌谣所生,宜自生民始也。”作为口头语言艺术的民歌,其起源即昭示着人类的起源。人类自脱离动物界开始,也就开始了超越性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谈歌咏之中,作为中国文学起源佐证的两言《弹歌》:“段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越人之歌。而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元典《诗经》的“国风”,也是民歌歌词的总汇。从先秦的歌谣,到汉魏乐府,再到唐宋间的曲子词、竹枝词等体式的流变,民歌生长在百姓的唇吻和心灵之上,始终是社会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沈德符记录了万历年间江南小调的流行状况:“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我们可以说,民歌又何尝不是一

部时尚史呢?

问题是,今天当很多人在叫嚣“娱乐至死”、张扬多元价值的时候,当多数民歌所塑造的农耕甚至游牧、渔猎生活情境离绝大多数人缥缈无迹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和民歌生活在一起吗?

本雅明是现代知识分子中间较早对工业文化进行深刻批判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认为只有潜入历史的废墟中收集那些传统世界中间的碎片,并把它重新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体验形式,人才能在这种整体美学的感受中间得到解放。本雅明举出了两种观照世界的方式,一个是以现代艺术为代表的寓言式地理解世界的方式,是撕裂的、片断的、多元冲突的,和这种直觉相对的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象征式的直觉方式。本雅明认为在这种象征中“自然被改变了的面貌,在救赎之光闪现的瞬间得以揭示出来。而这个东西在寓言中,观察者面对的是历史弥留之际的内容,是僵死的原始的大地景象”。也就是说作为寓言的现代艺术所带来的这个世界是僵死的、原始的、大地的景色,它也许很壮观但是缺乏生命之气。

本雅明怀旧、怀旧,他寻找原始艺术的光晕,对过去如此迷恋和痴情,他到底想呼唤什么?我们在欣赏民歌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是这种单纯、宁静、质朴、厚实,也不乏热烈、奔放,还有崇高、庄重等其他情感和美学的元素,我

们所看到的是这种生存的样态。我们激动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感到激动的就是在传统人文世界中,我们找到了人应该为人的那种存在的方式,我们觉得人应该是那样活着,人应该那样和这个世界进行美好的连接,应该那样诗性地栖居,人才像个人。这种人的本真的状态,并不以样貌的陈旧而过时。反倒是,我们越是在非熟人社会孤独地存在,越需要追寻这种源自文化母体深处的熟悉和亲切。

传统社会以大分工的形式存在,它的进步和落后、文明的积累和它对人的异化是同时存在的,它最大的缺憾是物质的贫乏和政治的奴役。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交给现代社会的任务,所以现代性的持续深入和拓殖是不可阻挡的。我们能做的是,我们将这种现代性理解为并非全然固定的僵死结构,它应该是开放的,既对空间开放也对时间开放,它应该是一种建构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间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变得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诗意生存的需要。这样来理解,传统就不再是一个被降服、被审判、被耻笑、被切割、被虚拟玩弄的概念,而应该是唤起我们敬畏感的、我们借此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传统洞开人类生命的本质存在,回归人类应然的统一存在。民歌正是自传统社会以来,人们和世界真诚连接、自然洞开的一种生命的打开方式。在民歌的歌唱中,艺术活动和人的肉身体验、生命器官

高度合一,是在深层次上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弘扬。在歌唱中,身体这一自然客体、心灵离体的能量被强烈激发,人的主体意义被充分地释放,这是艺术的解放,更是人的解放。

今天,我们理解民歌价值的时候,应该有更宽广和深层的追问,我们对民歌艺术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才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没错,对民歌的自信,正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致力于民歌保护、挖掘和创造性转化的艺术家、理论家致敬。王京荣先生所在的山西华夏之根艺术团,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民族音乐和民歌的推广和弘扬,他们曾经创造了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说唱剧《解放》和儿童剧《红星扬》等著名作品,其中说唱剧《解放》,大量地重建了民歌元素和当代审美情境的整体性联系,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连续演出了1000多场。一个民歌大省的艺术团,尽到了守土的职责,也让我们看出了复兴的端倪,明晰了可能的路径。

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赞颂民歌说: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它流传。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千年不度。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于专门诗家之上。

我们应该让民歌成为永远的时尚!